

在画中，古人如何“玩”音乐？

●方曲韵

民谣、戏曲、摇滚乐、交响乐……一周的忙碌工作结束后，去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现场音乐，是当代青年周末的时髦选择。实际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音乐的热爱从未改变。古人用绘画的方式留存了不同时代的音乐器物、演出场景等极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图像资料。通过这些描绘，我们仿佛回到彼时的音乐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和触摸先民的音乐文化之美。

有人说，“竹林七贤”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魏晋时期，战乱纷纷，相传，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及王戎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他们的精神气度引领了一时风气，令后人膜拜景仰。因此，“竹林七贤”也成了绘画中的经典题材。

据文献记载，嵇康擅长音律，古琴弹得神妙无比，是“乐队”里的“流量担当”。同样是音乐才子，阮咸则十分热爱发明创造，用琵琶改造成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阮咸，从此在音乐史上拥有了姓名。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记录下这支“乐队”的演出现场。画面中，“七贤”与荣启期席地而坐，神态各异——嵇康手弹五弦，阮籍身着长袍，山涛执杯而饮，王戎手弄玉如意，向秀闭目沉思，刘伶醺酒品赏，阮咸弹一四弦乐器，荣启期则凝思弹奏五弦琴。画中所展现的高逸隐士风采，投射出中国古人对于恬淡生活的理想追求。

唐代是中国乐舞艺术发展极为繁盛的时期，《唐人宫乐图》就描绘了唐代宫廷仕女宴饮行乐的情景。处于画面中心的，正是“女子乐团”的四位核心成

员，自右而左，所持用的乐器分别为箏篥、琵琶、古筝和笙。旁立的两名侍女中，有一人正轻敲牙板，为她们打着节拍。有趣的是，长桌案下还卧着一只小黑狗，它安稳地睡着，仿佛正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声中。

如果说唐代的“乐队”属于宫廷，那么宋代的“乐队”则逐渐变得民间化、通俗化。宋人崇商，随着市井文化的发展，各类精神娱乐活动不再是宫廷贵族、士大夫的专享。宋朝的音乐演出开始走向街头，在民间市镇的勾栏瓦舍、茶楼酒肆里上演。不少商家为了招揽客人，还会邀请乐手来演出，表演的主要是流行音乐。宋人叶梦得这样描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喜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细赏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能直观地看到宋朝人是如何享受音乐的。画中，一位胡须茂密的男子正在“孙羊店”门口表演说唱，身边围着一群观众。这一画面的出现，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宋代说唱音乐的记载。

再观明代仇珠所绘《女乐图》，此图是一幅工笔重彩仕女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各执乐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乐演奏的情景。地毯周围站立着三位女子，或侧耳倾听，或低声谈笑，神情愉悦，动态自然。通过此图可见古代贵族女性的生活雅趣，丰富的细节刻画和生动的氛围营造，仿佛将观者带回到那个乐音环绕的悠然之境。

图像是时间的切片。透过这些与音乐相关的珍贵图像，我们看到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也看到了古代“音乐人”的青春和梦想。愿琴瑟钟鼓之声，永远拨动我们的心弦。



唐人宫乐图（中国画）佚名 资料图片



清明上河图（中国画·局部）张择端 资料图片



女乐图（中国画·局部）仇珠 资料图片

■ 我看我说

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赓续绵延

●李月娥

穿汉服、化唐妆，在古典舞乐中体味东方审美；行飞花令，遇非遗巧匠，在研学游中探寻文化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国潮”备受年轻人追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增强融合意识，才能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挖掘古诗词魅力，把其中的家国情怀与奋进新征程相结合，以古人之志抒今人之情，成就了《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以中国传统节日为切入点，创新表达方式、传播渠道的《唐宫夜宴》等系列节目，实现了口碑和流量的双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挖掘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学古不泥古”。弘扬传统文化、繁荣文化产业，最终要落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上。努力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才能创造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的当代路径。浙江杭州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云展览”“慢直播”等开放活动，让市民感受良渚文化；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古诗灯光秀、互动节目“盛唐密盒”，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璀璨的盛唐文化；国家博物馆的金步摇玻璃杯、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玩偶、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面具冰激凌等文创产品热卖，让原本只可远观的文物形象变得可亲可感。实践证明，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能更有生命力。

技术赋能同样不可或缺。近年来，人们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坚实支撑。甘肃敦煌莫高窟用现代数字科技修复、还原敦煌壁画，用现代艺术形态来演绎石窟中独特的造型元素，使之重获新生；在陕西西安碑林区，数字文旅基地的数字展厅以3D可视化技术为载体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并借助交互式游戏形式，让千年文物触手可及；故宫博物院推出“云游故宫”平台，综合运用全景漫游、专家讲坛、高精度文物赏析交互等多种形式，方便用户全方位欣赏和领略故宫之美……科技力量不仅为文物“活起来”保驾护航，也为其“火起来”赋能，让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路径。

把握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赓续绵延，我们就能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强恕近仁

●余足云

强恕近仁，出自《孟子·尽心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尽力按照恕道去行事，追求仁德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孔子的学生颜渊也说：“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可见，恕是成就仁德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精髓和要核。

恕，会意兼形声字，《说文》：“恕，仁也。从心，如声。”《说文》直接用仁来解释恕，可见二者内涵之相似。从字面来看，“恕”就是“如心”，即依照内心、推己及人之意。《声类》言：“以心度物曰恕。”《贾子·道术》言：“以己量人谓之恕。”恕，指的就是体谅、仁爱、推己及人的心，引申为原谅、宽恕。

那么具体而言，怎么做才能够称得上“恕”呢？《论语·卫灵公》记载了一段故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些论述都表明，“恕”的本质是用自己的至诚之心去推及他人之心，注重换位思考，对自己“不欲”之物，更不能强施于他人。这种从自身出发，以反躬自束的方式去处理、应对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宽恕之道，蕴含着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宽容爱人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圭臬，千百年来被智士贤者所信奉和恪守。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了陈谏议教子的故事。宋代陈谏议家中有一匹烈马，此马很难驾驭，之前已经踢伤、咬伤很多人。一次，他的儿子将这匹烈马卖给了一位商人。陈谏议得知后，严厉斥责道，

商人都管不住的烈马，商人又怎么能养得了它呢？这是把祸害转嫁给别人啊！接着赶紧让人追回商人，牵回马匹，退还钱款，并告诉家人一定要把此马养到老死。陈谏议能从自己和家人不想被烈马踢伤推及到他人同样不希望如此，这种将心比心、替他人着想的情感是对“恕”道的恰当诠释。时人称赞陈谏议有古仁人之风。

践行恕道，不仅在于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不把自己“不欲”之物强施、伤害于他人，更要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推行“恕道”的更高境界。仁者，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与他人相处，当以心换心，换位思考，互相帮助，相互成就。否则，如果一味地用零和思维模式，严苛、粗暴地去处事接物，结果只会带来怨恨和冲突，实乃害人不利己。

《孔子家语》言：“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菜根谭》也言：“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面对矛盾，用恕道去解决难题、宽以待人，这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成就自己。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恕道是一种修养，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在应对、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时，都应该保持一种宽恕之心，宽恕待人己，宽恕待人的博大胸怀和气度。如此，方能修炼仁德，人生之路也会更加宽广和顺畅。

从缰绳到智能驾驶的旅程

●徐敏 李慧敏



驾车画像砖（东汉） 资料图片

在新石器时代，人发明了绳子和编织的技艺。大约距今五千年前后，人把绳子做成缰绳，套在了牛马等大型动物身上，让它们成了牲畜。人们驱使牛耕地，驾驭马奔跑。人也转变成了农夫、牧人或骑手，由此开启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主导的时代。

缰绳把人与牛马连接在一起。人抖动缰绳，向牛马发出特定信号，让它们前行、转弯或停止。因此，缰绳是人与牛马之间的一种信息媒介。经过训练，被套上缰绳的牛马，褪去了身上的野性，逐渐理解并记住了缰绳的信号含义，按这些信号来展开活动，耕地、运输或冲锋，成了人们劳动或战斗中的重要帮手。

有了缰绳，人第一次能够驾驭比自己力量更大的生命体。手握缰绳的人，不能以暴力来压榨牛马的劳动力，而是要与牛马构成一对一的关系，关心和保护它们，让它们处于健康的状态中，以便能适度地利用和发挥它们的生命能量。因此，缰绳意味着人与牛马产生了劳动互动。人类的劳动和自然之间构成了亲和的关系，这种关系闪烁着自然的生命灵光。

在漫长的农牧业及手工时代之后，人类又发明出了各种使用化石能源的机械和机器，来取代人及牲畜等动物和生物的力量。劳动者是工厂里的工人，成了机器的操作者，而非

驾驭者。工人操作着别人的机器，严格遵循机器的操作规范，执行和完成机器拥有者的生产指令。这种机器不是生命体，其运行不由工人主导，从不与工人发生生命的互动。机器技术越先进，工人在机器上的操作就越简单轻松。工人成了给机器打下手的人，无法在这种机器劳动中积累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生命体验。在机器面前，工人的劳动无须全身心投入，工人的身体被器官化了，劳动过程是机械性的，而不再是具体的生命活动。机器的操作者其实是被机器驾驭着。那条曾经连接着人与动物及自然之间的缰绳，被机器斩断了。

到了20世纪初，在福特汽车厂里，开始通过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家用轿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和使用家用轿车。在汽车上，方向盘、油门及制动踏板和挡杆等，连接着驾驶者的手脚及身体，控制着汽车的方向和速度。这是新型的机械缰绳。汽车速度比牛马更快，经常会置身于更为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中，驾驶者必须遵循更为严格的交通法规。这需要驾驶者有更敏锐的观察及感知环境的能力、更快速的手脚反应能力，以及更果敢的大脑决策能力。驾驶者的眼、手、脚及大脑要保持高度的协作。开车因而是一项需要驾驶者全身心投入的复杂劳动，驾驶者的身体重新成了一个生命的整体。

与驾驭牛马相比，驾车也是一门复杂的手艺，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入需要掌握的最后一门重要的复杂手艺。开车，是人在驾驭车，人要充分利用机械缰绳控制汽车的运动状态。开车不是驾驶者给汽车打下手，相反，开车重新提升了驾驶技能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工人与机器之间的那种被动和失衡关系，工人被机器大幅削弱的劳动主体性，都在人们成了生活领域里的汽车驾驶者之后得到了极大的修复。驾驶者成了汽车的主人，但车并非人的纯粹交通工具，相反，它是人的移动伙伴。人只有借助各种车，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抵达一个又一个向往着的目的地。因此，驾驶一辆汽车，就如同人曾经驾驭牛马一样，体现了人与工具间积极的生命互动。

汽车，是现代入普遍要去驾驭的最后一种大型机器。从驾驭牛马开始，中间经过了驾驶马车、自行车、蒸汽机车、燃油车及各种船只等交通工具，再到驾驶各种更快的赛车及摩托车、飞机乃至航天器等。这构成了人类长达数千年的交通工具发展史，这也是人主动地与工具及技术展开积极互动和协同进化的生命史。在这一过程中，人手握各种驾驭动物及机器的缰绳，一次次克服了高速运动所产生的生理与心理恐惧，去赢得驾驭速度的身心快感，并不断突破空间的边界和速度的界限。由此，作为交通工具的驾驭者或驾驶者的人，就是一个不畏风险、持续探索的主体。

近年来，新能源车得到了迅猛发展。这种车以电力、油电混合动力或其他清洁能源为动力形式，通过装载各种视觉镜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及红外线夜视仪等，获得了对外部环境更为敏锐和全面的观测和感知能力。新能源车还配备了车道保持与选择、自适应巡航、碰撞预警等各种硬件及软件系统，具有了更高水平的智能辅助驾驶水平，并正在向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地进化。不仅如此，新能源车的车载电脑有强大的算力，能把内部的电子传感系统与对外动态环境监测体系结合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大脑”，能越来越多地替代驾驶者的人脑思维。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能源车还互联于一个更为强大的“外脑”，在卫星导航系统、大数据监测中心及车辆维修及救护中心的帮助下，能够实时获取各种交通信息，以数字化虚拟形式直接呈现各种动态道路状况，与车载电脑共同制订出更为合理的车辆出行路线，提供各种应急处置方案，使得车辆总是能保持一种高效率的智能行驶状态。由此，新能源车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进行着智能行驶乃至自动行驶，犹如一种新型准生命体，成了一种比传统燃油车更为先进智能的移动机器。

在一辆配备智能驾驶乃至自动驾驶技术的新能源车上，驾驶者以指尖点击或滑动车内的中控屏，或是用语音向车辆操作系统输入目的地信息，手随后只需轻轻地放在方向盘上，无需出力，脚也不用根据路况在油门或制动踏板上来回切换，眼睛不再需要紧盯前方道路或车周围，只是需要偶

尔观看一下显示屏上的信息，监测车辆是否运行正常。驾驶者的大脑不再操心汽车的行进路线及其行驶状态。这些新能源车，就如同农牧时代的一匹识途老马，能自主和自动地把人带到目的地。在智能移动机器上，人的力量只是用在向车发出信号，而无法也无须转化为车的运动能量了。

因此，拥有并驾驶一辆新能源车，和拥有并驾驭一匹马或一辆传统燃油车，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可以是一辆新能源车的拥有者，却可能不再是这辆新能源车的驾驶者或驾驭者，甚至不是这辆车的操作者。人已经不再是决定这辆车运动状态的主体，相反，是这辆车的数字化技术及其网络在决定着这辆车的运行。驾驶一辆新能源车，已经越来越类似于使用电脑，新能源车成了一种运载人和物的纯粹移动工具，它的自主运动外在于人的力量、技能与意图。

在这一种拥有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的高智能移动机器中，AI是新能源车的真正司机，而过去的汽车驾驶者正在快速转变成静静坐在车里的乘客。这些都意味着，驾驭新能源车的缰绳不再被握在人的手中，人类积累了百余年的汽车驾驶技能，以及传承了数千年的驾驭技艺，都可能会消失。在这一过程中，驾驭新能源车的缰绳转变为无形的技术，人的空间移动被设定和笼罩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技术体系里，人的生命旅程被限定于这个抽象的技术世界之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驾驶者逐渐习惯于并开始享受当一名乘客，驾驭动物及机器的劳动技能、人与自然之间曾经发生过的劳动互助、人与车及技术之间的生命协同进化关系等，也均在衰退之中，这种乘客甚至要比过去的工人更深入地陷于主体的失衡状态中。人仍是大地上的空间移动者，却已经不再是那个勇于驾驭命运的主体了。

那么，坐在智能驾驶汽车里的乘客因此获得了解脱或自由吗？人会因此去重新感知路途与大地，去探索更多的未知领域和创建新的目的地，以便重建生命的主体性吗？手无缰绳、不再驾驭外物的现代人，难道只能任由自己的主体性迷失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之中？人如何才能与数字技术发展新一轮的生命协同进化？这些问题，尚待人们思考回答。